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
## 第六十回 絕聲色忠諫滅寵 應天人承歸正統

詞曰：詩章進諫冀君聽，意殷勤愛敬。閉邪陳善，焦燎園圍，莫非忠蓋。鴻運將開，人歸天應，見彩樓佳信。聖人御極，日月爭輝，華夷歡慶。

右調《賀聖朝》

話說世宗自受女樂之後，迷於酒色，日漸怠荒，一切政事，皆決於范質王溥。二人心懷憂懼，約齊群臣到趙匡胤府中，商議道：「今主上春秋鼎盛，未建東宮。又受南唐之貢，沉湎酒色，累日不朝，此非經國經民之為也。公乃國家大臣，未知有何良策，以正君心？」匡胤道：「吾正為此事，欲與諸公商議，不意諸公先降，足見忠勤。明日，我與諸公入宮合奏，看主上聖意若何。」眾皆欣喜而出。

次日，匡胤同群臣入朝，至內殿見世宗，奏道：「陛下春秋鼎盛，皇儲未立，終日佚樂，關係非小。臣等冒死進言，乞早立皇嗣，以副中外之望，遠色勵治，以昭聖德之休。則天下幸甚，臣等幸甚。」世宗道：「功臣之子皆未加恩，獨先朕子，豈能安乎？」匡胤奏道：「臣等受陛下厚恩，已是過寵，安敢以子孫受爵為望？乞陛下從群臣之諫，以定國計。」世宗見群臣意切，乃降旨，封皇子為梁王，冊立東宮。時梁王年方七歲，生得聰穎過人。當時群臣謝恩已畢，正欲陳詞諫正，適世宗心生厭倦，命各暫退。眾臣祇得辭駕，怏怏而出。

無奈世宗日事荒淫，怠廢朝政。又於內苑起造一樓，名曰賞花樓，命教練使馮益監造。不消一月，把賞花樓蓋造得十分齊整，華美非凡。怎見得好處？有《西江月》一詞為證：

畫棟飛雲渲染，雕梁映日新鮮。檐牙高啄接青天，錦繡羨他名款。異品奇珍列滿，吹彈絲竹俱全。君王從此樂綿綿，美色香醪賞玩。

工事已完，馮益覆旨奏成。世宗大喜，重賞馮益。駕至賞花樓，設宴與二姬賞玩。又下旨，命文武官員各獻奇花異卉，栽種內苑。這旨一下，那些忠臣良宰，心皆不悅，憤憤不平，祇有那等希圖進用之臣，不吝千金，購求異卉，紛紛進獻。有詩嘆云：

異草奇花不足求，貪淫失政乃為憂。

嗣君小弱何堪立，兵變陳橋自有由。

且說鄭恩病愈起來，聞知此事，即來見匡胤道：「二哥，今主上不理朝政，日夕與美人淫樂，倘外邦聞知，干戈蜂起，民不聊生，如何是好？我與二哥竭力苦諫，不可坐視。」匡胤道：「非吾不欲苦諫，奈主上不聽，其如之何？」鄭恩道：「近聞聖上命百官獻花，吾與二哥何不獻花為名，內藏諷諫之意，或者少有補益，亦未可知。」匡胤道：「此法最妙。」

次日，百官各自進花。匡胤與鄭恩亦至內苑，直趨花樓，來見世宗。世宗正與二美人酣飲，見匡胤到來，便問道：「二御弟亦來進花麼？」匡胤奏道：「比聞旨下，臣等安敢有違。」世宗道：「卿進何花？」匡胤執梅花近前奏道：「此乃江南第一枝。」世宗命宦官取來，供在瓶中，因問道：「此花因甚便稱第一？」匡胤奏道：「此花乃臨寒獨放，幽香潔白，不與凡流並比芳妍，故為第一。臣有一詩，以詠其美，願為陛下誦之：

一夜東風著意吹，初無心事佔春魁。

年年為報南枝信，不許群芳作伴規。」

世宗聽罷大喜，亦命杜文姬吟詩一首以贊之。文姬承旨，便吟道：

「梅花枝上雪初溶，一夜高風激佔東。

芳卉池塘冰未泮，柳條如線著春工。」

世宗聽文姬之詩，稱贊不已。忽鄭恩大踏步上樓，奏道：「臣亦有花來獻。」世宗命左右取來視之，乃是一枝枯桑。世宗笑道：「這是枯桑，三御弟獻他何用？」鄭恩道：「臣獻此花，與眾不同。汴京城中若無此樹，則士民凍餓。臣有俗詩一首，敢吟與陛下助興。」遂而吟道：

「竹籬疏處見梅花，盡是尋常賣酒家。

爭是汴梁十萬頃，春風無不遍桑丫。」

世宗勉強喜悅，賜趙鄭二人酒食。二人飲了幾杯，立於欄桿之外，見獻花者紛紛而進。迨至日暮，世宗謂二人道：「卿等此時未歸，有何事議？」匡胤奏道：「臣等見陛下累日不朝，有荒政事，為此冒死上言，願陛下勿事流連，親臨國政，則社稷有磐石之安矣。」世宗道：「朕因干戈擾攘，並無少安。今日稍得閑暇，與二姬賞玩，聊敘一時之興耳，豈得遽云荒政？且人生在世，如弱草棲塵，爭榮有幾？況今幸值中平之世，卿等亦得與親知故舊，暫圖歡樂，以盡餘年，不亦可乎？而乃日事言詞，徒多瑣屑耶？」鄭恩奏道：「陛下不聽臣等之諫，恐有不測，悔之晚矣。」世宗不答，拂衣而入。

鄭趙二人出了宮門，私相議道：「主上荒淫如此，若不設計，勢不可為。」匡胤道：「與你同見范樞密商議可也。」二人來見范質，說知其故。范質道：「昨日司天監奏，有火星下降。旨發該部禳解。為今之計，可乘禳災之舉，焚其賞花樓，庶可以挽回聖上之心。」鄭恩道：「此計大妙，不可洩漏。」

次日，密令守宮軍校，準備救火之具。將近二更，鄭恩躲於賞花樓下，聽得鼓聲聒耳，鄭恩於近宮邊放起火來。其夜正值東風大起，一時之間，風助火勢，火逞風威，照耀得滿天通紅，遍苑雪亮。宮官報知世宗道：「行宮火起。」世宗大驚，親自看火，祇見火已延及樓閣。鄭恩近前大喊：「陛下速避，火勢近矣。」世宗驚慌無措，鄭恩負了便跑。二姬且哭且行，高聲喊救。忽見匡胤轉出，叫道：「速來，速來。」二姬祇道真心救他，急奔前來。被匡胤左挾若蘭，右提文姬，向火焰裏一拋，可憐！正是：

粉面頓然成粉骨，紅顏頃刻變紅灰。

此時軍士望見匡胤將二姬燒死，各把水器齊來救滅了火，早見新造宮樓變為白地。次日，匡胤同文武朝見稱賀。世宗問道：「二美人何在？」匡胤奏道：「火勢甚大，莫能相救，想已燒死矣。」世宗聞之，痛悼不已，拂袖還宮。群臣各退。有詩為證：

忠臣至此亦堪憐，何事謀姬向火燃。

若使陳橋袍不著，千年忠義屬誰看。

世宗自被火驚，日日思想二姬，漸成疾病，不能視朝。適鎮軍節度使韓通團奏邊務事情，聞知世宗有疾，入宮待問。世宗說知得病之由。韓通奏道：「臣聞此舉皆趙鄭二人所為。幸陛下善保龍體，不必以二姬為念。」世宗道：「朕已知之，然趙鄭實朕之親臣，不忍加罪。」韓通謝恩而退。回至府中，心下暗想道：「主上倘有不測，朝中惟此二人專權，彼若以舊怨致釁於我，我何能堪？」乃召心腹李智商議其事。李智道：「君侯公子尚未婚配，近聞符太師有次女，乃主上親姨，亦未擇配。君侯何不乘此入宮奏知主上，與之聯姻，日後符娘娘當國，君侯可保無慮矣。」韓通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次日進宮，朝見世宗，奏知此事。世宗道：「朕當與子成之。」即日召符太師入宮，將韓通姻事說知。符太師奏道：「既蒙陛下聖諭，臣安敢有違？奈幼女嬉習未除，尚容再議。」世宗允奏。韓符二人辭駕出宮回府。韓通以為世宗主婚，必然能成，遂乃打點行聘。不提。

卻說匡胤之弟匡義，因見冬雪初晴，在家無事，帶領數人，出獵於東郭門外。祇見有一喜鵲立在靠牆梅枝之上，對了匡義，連叫數聲。匡義驚起彈弓，指定打去，正中那鵲左翼。那鵲又叫了一聲，展起雙翅，竟望符太師的花園裏飛去了。匡義認得符太師花園，便令從人停騎園外，自己越牆而進，來尋喜鵲。纔行幾步，祇見那邊有七八個丫鬟，簇擁著一位小姐，正從假山石背後而來。

匡義進退不及，慌慌張張閃在躲避去處，偷眼看那小姐，年未及笄，生得窈窕娉婷，美貌無比。這小姐不是別人，正是符太師的次女二小姐，那小姐也為觀玩而來。當時符小姐帶領丫鬟來至園中，一眼睜去，早見了匡義。便令丫鬟喚至跟前，開言問道：「君是何處人氏？白晝逾牆，有犯非禮，三尺難容。」匡義答道：「小可乃趙司空之次子，當朝趙檢點之弟，名匡義，因見冬雪初晴，放騎遊獵，偶放一彈，正中喜鵲，飛入小姐家園，小可一時誤進，望乞海涵。」符小姐見匡義人物魁梧，殊非凡品，心中已自歡喜，及聽言詞遜順，聲氣清和，不覺目凝神逝，暗自想道：「若得此人為婚，一生之願足矣。」又問：「君年幾何？」匡義道：「小可年交十九。」小姐道：「曾娶親否？」匡義赧然搖手，以示未婚。小姐道：「君可速去，恐太師知覺，不當穩便。」匡義躬身應諾。小姐令侍女開了後門，放他出去。小姐戀戀不捨，以目送之。有詩為證：

喜鵲連枝墮符園，佳期預報賴他傳。

一言竟識非凡品，佇見成姻了宿緣。

匡義得出園來，同從騎徑回府中，見了匡胤，備述其事。匡胤道：「此天意也，使汝入園而得睹其容。」遂即差人請范樞密到府，分賓而坐。茶罷，匡胤將匡義誤入符太師園中，遇見皇姨之事，說了一遍，故欲相煩作伐。范質道：「此事容易，符太師夫人，與下官寒荊是通家之姻，明日當為令弟求婚，事必諧也。」匡胤大喜道：「若得事成，必當重報。」范質告別回家。

次日，命夫人郝氏到符府說親，與太師夫婦細述趙公子求親一事。太師道：「此段姻緣，極是相宜，怎奈主上先曾有旨，命許韓通之子為婚，今日我若許了趙公子，恐違了聖上之旨，事在兩難，如之奈何？」郝夫人道：「趙公子聞他有大貴之相，況兼德行皆全，英才日盛，較諸韓公子不啻天淵之隔。古人云擇婿以德。若許此人，諒聖上決不為怪。」太師道：「此言也是，但韓家先來議親，故難開口。老夫當效古法，於城中高結彩樓，待小女自拋彩球，看是誰人姻緣，以為定準，便可使兩家各無怨心。」郝夫人道：「太師所言甚當。」遂別了回府，訴知范質，令人報知趙府。

過了數日，符太師差人在於大街結起一座彩樓，相約韓趙二家姻事。匡胤知道，乃令匡義準備。匡義應諾，帶了四五個從人，來到天街。見韓通之子韓松，領了數十名家將，先在等候。又有那些官家子弟，聚齊在樓下觀看。當時等了一回，祇聽得樓上鼓樂齊奏，先有一管家人，向著樓外吟詩一首道：

「彩樓高結一時新，天上人間富貴春。

憑語藍橋消息好，盡教仙子意殷勤。」

那管家吟詩已畢，立在一旁。須臾，祇見許多綵女整整齊齊擁著皇姨，於彩樓正中間坐下，舉眼望樓下看時，見樓下看的眾人都翹首而望。祇見彩樓左首立著一人，人物軒昂，儀表非俗，又是打扮得齊楚。但見：

戴一頂官樣黑紗巾，穿一領紵絲青色袄，外罩蜀錦披風，腰繫金線綠帶，足登烏靴，搖曳多姿。

原來此人就是心上之人，今日看見，分外英俊。又見那彩樓右首立著韓松，生得卑陋，面如烏漆，背似彎弓。看他打扮，倒也齊整。但見：

戴一頂官樣青絲笠，穿一領黃褐紵絲袍，繫一條綠絨金線條，著一雙黑皂靴皮靴。

當下符小姐細觀兩人，已判優劣。立起身來，在侍女手中接過彩球，對天祝拜已畢，執定彩球，看定了匡義拋將下來。正被匡義接著，跨上了馬，喜氣洋洋，與從人向南街去了。

韓松立在樓下，不瞅不睬，看者無不恥笑。跟隨人俱各沒趣，擁了韓松，上馬而去。回至府中，報與韓通。韓通大怒道：「聖上之命，反不及范樞密耶？」即令心腹將士，帶領數百勇壯家丁，埋伏於南街要路，等候槍親。不想事機不密，早有人報知匡胤。匡胤便與鄭恩商議。鄭恩道：「不須憂慮，我等與從樂人從小路拾回，待小弟扮做小姐，耍他一耍。」匡胤笑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遂令從人轎馬抬了皇姨，悄悄的從僻靜小路娶到府中，與匡義結親。不表。

祇說鄭恩扮做新人，前面樂人引導，金鼓喧雜，燈燭輝煌，一行人鬧鬧熱熱，由南街大路而來。祇見韓家的埋伏軍士，看見趙府迎娶已到，即時一聲號炮，一齊上前，把音樂隨從人等打散，搶得一乘大轎，自為得計，抬進韓府。韓通大喜，親自揭開轎簾。祇見轎裏踱出一個鄭恩來，高叫一聲：「韓兄，小弟到此，快備酒來與你對飲。」韓通情知中計，無可奈何，祇得陪笑道：「老弟若肯開懷，便當款待。」鄭恩見韓通反陪笑臉，禮順辭謙，便正色相勸道：「韓兄，公子日後自有姻緣，何必爭執，以傷和氣？」言罷，辭別而去。韓通祇氣得毛髮直豎，憤恨於心。次日入朝，奏知世宗。世宗道：「匡胤之弟，亦朕之愛弟。此事不必深念，倘朝中有相宜者，朕當為卿議娶可也。」因加授韓通為充侍衛親軍副指揮使。韓通謝恩而出。

誰知世宗自得病以來，不能痊愈，延之日久，飲食不進，大勢日危，召范質等人入宮，囑以後事道：「嗣君幼弱，卿等盡心輔之。昔有翰林學士王著，乃朕之藩邸故人，朕若不起，當以為相。」質等受命而出，私相議道：「王著日在醉鄉，是個酒鬼，豈可為相？當勿洩漏此言。」是夕，世宗臥於寢宮，駕崩。遠近聞之，無不嗟悼。後人有詩以美之：

五代都來十二君，世宗英武更神明。

出師命將誰能敵，立法均田豈為名。

木刻農夫崇本業，銅銷佛像便蒼生。

皇天尚假數年壽，坐使中原見太平。

世宗既崩，群臣立梁王訓於柩前即位，是為恭帝。文武山呼已畢。尊符后為太后，垂簾聽政。遣兵部侍郎竇儀至南唐告哀。竇儀領命，至南唐來，正值天寒地凍，兩雪霏霏。不日到了南唐，見了唐主。唐主欲於廊下受詔，竇儀道：「使者奉詔而來，豈可失其舊禮，若謂兩雪，俟他日開讀可也。」唐主聞言，拜詔於庭，不勝哀感。款待竇儀而別。

數日，有鎮定報到，河東劉鈞結連契丹，大舉入寇，聲勢甚盛，鋒不可當。近臣奏知太后。太后大驚，急聚文武商議。范質奏道：「劉鈞結連契丹，其勢甚大，惟都檢點趙匡胤可以禦之。」太后依奏，即宣趙匡胤入朝，命為元帥，領兵敵契丹。匡胤奏道：「主上新立，在朝文武戮力同心，共守京城。臣當另調澶州等處將帥，一同征討，是乃萬全之策。」太后大喜，即下敕旨，前去調撥張光遠等，會兵出征。時苗光義自從在王府決數救護匡胤之後，一向隱在山中，今見世宗棄世，來到京中，見日下又有一日，黑光相蕩，指謂匡胤親吏道：「此天命也，時將至矣。」言畢，飄然而去。

此時各鎮帥臣張光遠、羅彥威、石守信、楊廷翰、李漢升、趙廷玉、周霸、史魁、高懷德等俱在麾下聽用。

當時擇日發兵，搖旗吶喊，擂鼓鳴金，一聲炮響，行動三軍。看看來到陳橋驛，軍士屯聚於驛門之外。忽高懷德對眾人道：

「今主上新立，更兼年幼，我等出力，誰人知之？不如立檢點為天子，然後北征。諸公以為何如？」都衛李處耘道：「此事不宜預備，可與匡義議之。」匡義道：「吾兄素以忠義為心，恐其不從，如之奈何？」正言間，忽趙普來至，眾人以欲立之事告之。趙普道：「吾正來與諸公議此大事。方今主少國疑，檢點名素著，中外歸心，一入汴梁，天下定矣。乘今夜整備，次早行事。」眾皆歡喜，各自整頓軍伍，四鼓聚集於陳橋驛門，等候匡胤起身，便舉大事。此時匡胤身臥帳中，不知諸將所議。

天色漸明，部下眾將直入帳中，高叫道：「諸將有言，願立檢點為天子。」匡胤大驚，披衣而起。未及詰問，眾擁至跟前，石守信竟將黃袍披在匡胤身上，抱在椅中，眾將山呼下拜，聲徹內外。匡胤道：「汝等自圖富貴，使我受不義之名。此何等事，而倉卒中為之？」石守信道：「主少國疑，明公若有推阻，而彼豈肯信乎，再要成事，恐亦晚矣。」匡胤嘿然不答。匡義進道：「此雖人謀，亦天意也，兄長不須遲疑。且濟天下者，當使百姓感激如父母，京師，天下之根本，願下令諸將，入城不許侵奪百姓，乃為天下定計也。且苗光義先生前日對人說道，日下復有一日，該哥哥登位無疑。」匡胤聽了苗訓之言，如夢初覺，想起前日相面之詞，真是先見，懊悔屢屢失禮於他。遂下令道：「太后與主上，是我北面而事的，不得冒犯，群臣皆我比肩，不得欺凌，朝中府庫，不得侵掠。用命有重賞，不用命則誅。」軍士皆應道：「謹受命。」匡胤號令已定，遂整隊而回。軍士至汴梁，自仁和門入

城，秋毫無犯。百姓歡悅。有詩為證：

七歲君王寡婦兒，黃袍著處是相欺。

兵權有急歸帷幄，那見遼兵犯帝畿？

匡胤既入城，下令軍士歸營，自退於公署。

時早朝未散，太后聞陳橋兵變，大驚不迭，退入宮中。范質對王溥道：「舉奏遣將，而致反亂，吾輩之罪也。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而出，急來與范質議道：「彼軍初入，民心未定，吾當統領親兵禁軍以敵之。二公快請太后懿旨，布告天下，必有忠義勤王者相起，則叛逆之徒一鼓可擒矣。」范質依言，入宮見太后請旨。韓通歸至府中，召集守禦禁軍親隨將校，以備對敵。忽禁軍教頭王彥升大怒道：「天命有歸，汝何為自找其身？」即引所部禁兵來捉韓通。韓通未及相迎，竟被彥升一刀梟了首級。部下軍兵將其妻妾並次子亦皆殺死，惟長子韓松逃脫，奔入遼邦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忠於王事見韓通，世宗親征有幾同。

欲禦逆謀志未遂，階前冤血至今紅。

匡胤在公署聞得城中鼎沸，急忙下令禁止。有將捉得范質王溥等來見，范質挺身責道：「公乃世宗之親臣，言聽計從。今欲乘喪亂而欺孤寡，生心謀反，異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？思之豈不愧乎？」匡胤掩淚答道：「吾受世宗厚恩，今為六師所逼，一旦至此，慚負天地，奈如之何？」言未已，帳前羅彥威拔劍在手，厲聲說道：「三軍無主，眾將議立檢點為天子，再有異言者斬！」王溥面如土色，拜於階下。范質不得已，亦下拜。匡胤親自扶起，以優禮待之。後人有詩以譏范質等云：

國祚既移宋鼎新，首陽不食是何人？

片言不合忙投拜，可惜韓通致殺身。

范質等奉匡胤入朝，召集文武百官，兩班分立。翰林院官捧出禪位詔書，令侍郎竇儀宣讀，詔曰：

天生烝民，樹之司牧。二帝推公而禪位，三王乘時以革命，其極一也。予末小子，遭家不造，人心已去，天命有歸。咨爾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檢點趙匡胤，稟上聖之資，有神武之略，佐我高祖，格於皇天，逮事世宗，功存納麓，東征西怨，厥績懋焉。天地鬼神，享於有德，謳歌獄訟，歸於至仁。應天順民，法堯禪舜，如釋重負，予其作賓。嗚呼欽哉，祇畏天命！

竇儀讀罷詔書，匡胤就北面聽命訖。宰相扶了登崇元殿，加上天子袞冕，受群臣朝賀，是為太祖皇帝。奉周主為鄭王，子孫世襲其職。符太后遷居西宮。大赦天下。國號曰宋，改元建隆元年，而周運亡矣。古虞顧充有《歷朝捷錄》紀之云：

世宗以柴氏子，嗣太祖而立。撰通禮，正樂書，定大樂，設科目，而文教彬彬，敗漢兵，閱諸軍，平江北，伐契丹，而武功烈烈。王環以不降而受賞，仁贍以抗節而蒙褒，張美以供奉而見疏，馮道以販圖而被棄。威武之聲，真足以砥礪人心，激發一世。近者畏，遠者懷，有由然也。刻農桑之木，務本也，禁僧尼之度，抑末也，親囚徒之錄，恤刑也，貸淮南之饑，賑貧也，立二稅之限，便民也。注意黎元，留心治道，良法美意，未易枚舉，信為五代十二君中之令主矣。顧其亡國，亦若是之速，又何也？豈帝王自有真，天將生聖人為生民主，而日月既出，燭火不容不息乎？

追尊父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，尊母杜氏為皇太后。當時太祖拜於殿下，群臣相賀，杜太后愀然不樂。左右進道：「臣聞母以子貴。今子為天子，而反生不樂，何也？」太后道：「吾聞為君難。天子置身兆庶之上，治得其道，則此位尊，苟或失取，求為匹夫不可得，此吾所以憂耳。」太祖拜道：「謹受教。」遂立賀氏為皇后，韓氏為偏宮，杜氏為西宮。

越數日，太祖下詔，加范質王溥等為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以弟匡義為殿前都虞候，趙普為樞密直閣學士。論扶立功，以趙彥溥慶壽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，並領節度使之職，以石守信張光遠為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，鄭恩高懷德以列侯並領節度使之職，其餘董龍董虎李通周霸等俱為參將。詔下，諸臣各各謝恩。

時華山隱士陳搏騎驢過汴京，聞太祖登位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天下自此定矣。」吟詩一首云：

夾馬營中紫氣高，屬豬人定著黃袍。

世間從此多無事，我向山中睡得牢。

吟罷，竟自回山。不提。

卻說太祖欲以優禮待朝臣，深念韓通之死，贈為中書令，以旌其忠。反加王彥升擅殺主將之罪，雖有幸寬宥之，但革其官，終身不用。後人有詩嘆之云：

擅殺之罪不可逃，當初何用進黃袍。

功臣既死無由及，後代兒孫竟失褒。

從此天下大定，仁明之主，永享太平。《飛龍傳》如斯而已終。但世事更變，難以逆料。要知天下此後誰繼，當看《北宋金槍》便見源委也。後人有詩以詠之：

五代干戈未息肩，亂臣賊子混中原。

黎民困苦天心怨，胡虜驅馳世道顛。

檢點數歸真命主，陳橋兵變太平年。